

短篇小說集

短篇小說集

總發行所——上海羣衆圖書公司

本書 不許翻印
書名 我與她——夫妻
作者 張靜廬

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重印

全書精印一冊
定價二角五分

發行者 無錫方東亮
出版者 羣衆圖書公司
印刷者 羣衆圖書公司

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行

心羣月.....心羣文藝社編.....一冊.....實價一角

蘭溪女士.....谷鳳田作.....一冊.....實價四角

過去的戀歌.....丁丁作.....一冊.....定價三角

愛的花園.....曹雪松作.....一冊.....定價三角八分

曙光下底微笑.....倪家祥作.....一冊.....定價四角

春深了.....閔之寅作.....一冊.....定價二角五分

飛 霞.....沈秀鵬作.....一冊.....定價二角八分

落英與狂蝶.....張靜廬作.....一冊.....定價三角

銀杏之果.....滕固作.....一冊.....定價二角五分

薄倖集.....張靜廬作.....一冊.....定價二角五分

目次

我與她——夫妻·····	一
捉賭·····	一〇
獄中·····	一三
無期徒刑·····	一九
妻·····	二八
是那一個的錯·····	四三
車中·····	四七
兩頭大·····	五五
小河·····	六一

王嫋嫋的嘴.....六五

學徒的早晨.....六八

他病了.....七一

一封失望的信.....七五

序

蘇約

蘇

序

(1)

靜廬的短篇小說集已經要再版了，書坊主人方君叫我替他做一篇序。我想靜廬的小說外邊人知道的很多，似乎也用不着我來吹噓；但我既答應了人家便不能不應酬幾句。

這本短篇小說集尙是靜廬五年前的舊作。靜廬做小說的技術年有進步，自然不能以這本小說集來衡評他年來做的小說。他一年來刊行的單戀集和薄倖集自然比了這本小說集還要有精彩；但我深覺得他的小說前後有一貫的綫索可尋，就是他不尙空想，往往就實在的事情演成一篇小說，與歐西的寫實主義頗有些相仿的地方。

尤其以這本短篇小說更足以證明我的話並非是虛話，只看他『我與』

她『妻』『兩頭大』諸篇，便可以知道靜廬的小說，是立於怎樣一等地位的。

目次

我與她——夫妻

.....一

捉賭

.....一〇

獄中

.....一三

無期徒刑

.....一九

妻

.....二八

是那個的錯

.....四三

車中

.....四七

兩頭大

.....五五

小河

.....六一

王嫋嫋的嘴.....六五

學徒的早晨.....六八

他病了.....七一

一封失望的信.....七五

我與她——夫妻

在現在觀測社會上一般青年的志趨，我覺得很悲觀。因為精神墮落，懷厭世的傾向的，約十有六七。這種傾向，是狠危險的，——不佳的趨勢。但是却沒有趨避的法子，並不是關於奮鬥能力的懦弱。

爲什麼好端端一個青年，會弄到這個田地呢？這其中的造因，雖不——端；但我今天所說的，却是占最大部份，就是——感受婚姻的痛苦！

江南草長，是游子思歸的時候。大凡一個人沒有個不愛他的家鄉的，沒有個不樂敘天倫的。其所以要背井離鄉，都是受經濟壓迫，飢寒來驅，雖是不得已而爲之，但却也合「一夫不耕，歲有饑者，一婦不織，歲有寒者」的真諦；也是人生應該如此，——不勞慫而衣食，是社會的蠹賊。

年年作客，有一天得着回家的機會，重觀梓里景物，便覺得釣遊之地，一花一草，一石一木，都另含有一種丰神，令人對之，生着無限樂趣。所以遠遠地瞧見屋脊，便不免「載欣載奔」了。

但是我在車下船中，却很真切的記懷家裏，腦海裏幻造天倫歡敘，種種的樂趣，即在睡覺裏，也最少要作幾次歸夢；當着「載欣載奔」的時候，固也滿滿裝着一胸膛的快樂。不過一踏進柴門，便見了她；——一見了她，便將我彌天的樂趣，像雲烟一般，化爲烏有。將行囊安置完了，掉轉頭來，照着壁輕輕的洩了一口長氣。

憩了一會，便矯作一副歡樂的神情，走了過去，向着她低聲問一句：「別來無恙？」她向着我笑了一笑，也答一聲：「風塵勞頓！」咳！這一種矯作勉强的神情，她和我都是肚子裏明白。旁人瞧見我們，還狠羨慕，說

他們倆倒是「相敬如賓」。其實那裏知道我肚子裏已經咽下萬斛辛淚呢！

我與她究竟有什麼宿怨新仇呢？這我却無從說起，恐怕她也說不出所以然。不過我們倆是毫無感情——絕對的無情愛可言。這一層我們是都曉得的；但是都矯扮着不曉得的樣子。仍是你欺我詐的，一時一日，一月一歲的下去。對着這「似水流年」，總不免我感白髮，她傷紅顏。但是我們倆總矯扮着麻木不仁，毫無所憾的樣子。好像我們倆都受了聖人的洗禮一般，實踐他「相敬如賓」的一條聖訓。

我於無意中，也和她談起。——她總說：「不是怨家不聚頭！」咳！為什麼怨家總須聚頭！聚頭的都是怨家！這一筆帳向那一個去算呢？求神問卜，是一種極迷信的舉動，但是我却時常去做這迷信的事。

這或是百無聊賴中，心神自然的一種傾向；却並不是向泥神瞎子去算這筆帳。不過這泥神和瞎子，却知道你們一班無聊的青年，要向他算帳，他們便不約而同的，預備一條公布的答案，就是「五百年前紅線牽」七個字。五百年前的距離，並不算是很遠。我們雖不能親歷，當也可以曉得一些。一部歷史，把幾千年前的事，都記得非常詳細，躍躍紙上；但是這五百年前的事，却翻破一部二十四史，找不着一段事，一個字出來。我們的足裏，倘真個有一縷紅線牽着，那麼我倆盡力一拚，怕不將這條紅線拚斷。但是我們低下頭來一察足裏所縛的，並不是什麼紅線，乃是一縷又堅又粗的鐵練，並加着一只巨鎖。

這鐵練和巨鎖是什麼？就是——牙牙欲語的一位小孩。

這孩子的下世，才有十六個月，生得非常的嬌豔活潑，好像一朵初放

的玫瑰蓓蕾，和柳條枝上的一隻小黃鶯兒。

天下本沒有不愛其子的父母。但是我們倆愛子之心，比較一般人更爲濃摯。我並且可以相信我和她愛子的情，是沒有厚薄，一個半斤，一個八兩。

愛，是人人同具的：父母子女之愛，兄弟姊妹之愛，夫妻之愛，都是純潔無玷，自然的天性流動，毫不容有一絲假借。我們倆所發洩的，却都是假借的愛；這自然的愛，却還牢牢的蘊藏在心窩裏。一得着發洩的地方，便一洩而盡。所以我狠相信我倆愛子的愛，純是出於自然，沒有絲毫假借的。

我們倆愛子的情越肫摯，這鐵練的羈絆越縛得緊。但並不能發生間接的愛；這個小孩子也並不能做我倆發生情愛的動機。

我記得有一天晚上，在着臥室裏，我湊着燈光看一本枯澀無味的佛經；她倚在桌旁做活計；小孩子睡在被窩裏，很熟。我雖看這本經，我並沒覺着有什麼趣味；我的心也不注在字裏行間，却時時偷瞞她。她也時時停針不語，像有無限心事，沒處告訴一般；但她却並不和我說話。我們倆在這靜寂的空氣裏，過了三個多鐘點，好像一對啞人。

她竟哭了！

小孩子也睡醒了！

她跑到床前，將小孩扶起，抱在懷裏，淚珠和斷綆般的落下。孺子何知，還笑着玩他媽媽衣扣上的珠鈕。我雖沒哭，我的心却已攪得撩亂了。我仍支着頤，埋着頭看書，裝着不曉得的樣子。我並不是忍心不去

勸她。但我却不曉得她爲什麼哭？哭的因又在那裏？我雖不怕唐突，但我的話又從那裏說起？

燈光慘綠，空氣清涼，一室的溫度驟降。字裏行間，也幻出無量數淒楚的景象；這情景我不疑在墟墓間，也要疑在監獄裏，聽子夜的鐵窗風雨。她哭了半個鐘頭，將小孩子拋在床角裏，輕輕的說一聲：『咳！這是幾世前造下的冤孽？』她仍舊用手帕撫着臉哭。小孩子被她一跌，也哭起來了。我聽着小孩子的哭聲，心窩裏便像萬箭齊鑽，痛不可忍。走了過去，將小孩子抱在懷裏，輕輕的和她說道：『翠仙！這是我們五百年前造下的孽債！……但是我們爲什麼不能夠解決這重孽債呢？』她聽到這裏，她便止了哭；舉起頭來，兩只烏越越的眼，直釘着我的面，放出一種又慘苦，又淒楚的神情。我瞧了這種神情，覺得發生一種說不出的恐慌。我